

成人組・散文類

佳作



陳柏翔

臺中獅子男，現因故暫居澎湖中。寫作，是一輩
子的事，我也將堅持下去，直到我提不動筆的那
天……

浪子吟

枯坐在中央臺等候出監的長椅上，手中握著一紙重於千斤的假釋證書。眼角瞥見同期獲准假釋的同學，臉上無不漾著期待與興奮，那神情，是在慶幸終於離開這座與世隔絕的鐵堡嗎？還是在想著從此天高皇帝遠，待出了這道鐵門從此又是一條好漢？且不論他們的心態為何，從他們的眼中讀到的，是種解脫，有著堅定的目標。相對於我，方才口裡朗讀的假釋宣言，卻像是種諷刺！走出這座有形的囚牢，彷彿只是為了踏入另座無形的牢籠！對未來的茫然，猶如一旁這片海域般滄茫。耳聞呼嘯連連的東北季風，似在譏諷著我們只不過是有形與無形的差別，本質上都只是飄泊的浪人罷了……

歲月，兀自擺動時光的長槳，從不因誰停滯它的流動……十三年了！怎麼也想不到，為了情義，替友人載運一趟漁獲，竟是平白斷送我十三年的青春？連相依為命的阿爸亦逃不過命運的羈絆……悔嗎？恨嗎？我無語，只能無奈地在心底深深一歎！

而今的我……又該何去何從？

凜冽的朔風載著陣陣音符飄入耳廓，此際，應是工廠的樂隊正在練習的時間；耳聞熟悉的樂音，不覺間，我想起前段時日陪同魔術班的老師入監授課的藤井先生。他是日本九州人，原有一個令人欣羨的家庭。然命運彷彿不樂見他的幸福，先是老年得

來的獨子不幸於上學途中車禍死亡，復因妻子受不了打擊而積鬱成疾。為了實現愛子環遊世界的夢想，他毅然決然辭去公務員的身分，帶著罹癌的妻子當起空中飛人。他們走過中印、到過紐澳、踏過英法、踩過極地……於世界各地的風景名勝，留下了一道道珍貴的回憶。最終，卻選擇於澎湖這座小島定居。妻子，也海葬在這片蔚藍的海域……每當思念愛妻時，便提著一桿長笛，於向晚時分，佇立在蔚裡這片潔白的沙灘，暮色如緞，海風為拂，伴著幾隻燕鷗，音符緩緩流洩……聽聞他的故事，我納悶了！澎湖？定居？這裡，真有那麼好嗎？他說，選擇定居澎湖，是他妻子的決定！空氣、環境等先天因素不提，主因是不願回到故里，以免觸景傷情，況且，時日一長，卻也真正愛上這裡的風土民情與瑰麗風景。

老師說起與藤井先生的偶遇，乃是一次在馬公街頭表演之事。當時適逢花火節，遊客正多，每在表演時一旁的藤井先生總是不吝給他掌聲，而叫好聲往往亦是最大的那個，奇怪的是，他卻從不給小費！而是反以長笛即興演奏一曲作為回報，一天兩天三天都是如此，老師是終忍不住詢問，哪知，平凡的溝通竟成了雞同鴨講，一個不會日文，一個不會中文，最終只得以前單的「菜英文」交談！一段艱澀的交流就此展開……最終，老師被藤井先生的故事所感動，時日一長，兩人自此成了莫逆之交！老師提起這段往事時，眼裡不覺流露出幾分惋惜。我想，應是在感慨藤井先生的命運多舛吧！

課堂接近尾聲時，老師邀藤井先生來個現場即興演出，他也欣然應允。只見他將

樂器箱裡的長笛款款提起，乍見他拿起長笛時，那專注的神情與溫柔的撫觸，彷彿是戰士與他的槍般，有著生死與共的情感，又像是在對情人的愛憐，流露著相依為命的深情。笛聲幽幽鳴起，那低沉音頻如泣如訴，彷彿在悼念對亡妻的思念，讓人湧起一股萬般不由人的無奈；曲調漸次轉為輕快高昂，如彩蝶婆娑，如鵬鳥翱翔，像在回味他們夫妻間的鶼鶼之情與種種交織；最終則是婉約作結，我感覺他是在告慰亡妻，他現在過得很好，要她不要牽掛吧！我不懂音律，尚能隨著音韻的起伏而盪起心中的漣漪，想必在藤井先生的心裡，定是載滿了滄桑！因為，唯有至深用情，方能使人聞之動情！或許，真是這片迷人的土地撫平了他滿是傷疤的心……

那天後，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人生的意義為何？處在這方狹隘的空間裡，每天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有時想著，我們就如希臘神話裡的薛西佛斯般，不斷地將谷底的岩石推到山頂，再眼睜睜地看它落下，復再沮喪地回到谷底推動巨石，周而復始。疲憊的身心又像困滯於旋轉的摩天輪中，永遠逃不出循環運動的圓弧。即便個人意志再堅強果斷，也無法改變苦悶的劇情，直到出監的一日到來……

監所的天空永遠是方格狀，我甚而已然忘卻記憶裡的那片藍天是何模樣；每聞火花節盡情於高空綻放的聲響，也只能在心裡勾勒一幅藍圖，與獄友好好地「聽一場煙火」，品味那短暫的絢爛，慰藉著日漸空虛的心靈！諷刺的是，聽聞年前出監的阿棋與大寶竟陸續回籠，前者關了八年，後者十年，不得不令人反思，為何如此惡劣的環

境仍無法讓他們記取教訓？難道，離開只是為了再回來？那麼我呢？會不會步入他們的後塵？失去了相依為命的阿爸，我又該為何而活？社會，真能接受我們這群身受烙印的「更生人」嗎？

寒風依舊肆意地吹拂，幾隻受寒的斑鳩躲在屋簷下，鳴著低沉的咕咕聲，冷冷地目送我帶著種種困惑與不安緩緩走出這座囚禁我十餘年的鐵堡。大門處已有幾輛計程車等著。隨手招了輛車，關上車門後，運匠問我要到哪時，我竟愣得不知如何開口！思索半晌，我決定先回老家，再不孝，也得先回去給阿爸上個香！

沿著二〇三縣道（西嶼縱貫道路）走回小門嶼，瞥見熟悉的剪影於窗外飛逝，然內心卻有物是人非之感。途中所見，大部分是在漁港勞作的移工與舉著手機拍照留念的觀光客，徒留一座座古蹟、景點與一根根列隊佇立的木麻黃，見證著時代的變遷。無形中我湧起一股「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的心酸。此際，我除了仰天長歎外，還能有何作為呢？運匠見我心事重重，藉故與我聊了些話題，不外乎是有何打算與關了多久之類的，我一律報以微笑，現下我實在提不起勁與他扯東話西的，只得說了句抱歉，免得尷尬！

車行至白沙鄉，過了跨海大橋就快到老家了！心裡沉甸甸的，難道，這便是所謂的「近鄉情怯」？或許吧！從小到大的點滴，此時已如關不緊的水閘般流淌……幼時與玩伴一同到潮間帶採集戰利品的情景、與阿嬤在菜宅耕耘、頑皮嬉鬧的情景、叛逆

期因忤逆阿爸被輦出門時獨自走過跨海大橋乃至徘徊在古榕附近的情景、及長時帶女友回家鄉在赤烏沙灘漫步看夕陽的情景……等，歷歷在目，恍若昨日。

終於回家了！雖然早有準備，但眼前的景色卻陌生得令人心驚！原先的老宅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棟嶄新的三樓透天厝；不遠處的菜宅仍存，只是早已被歲月侵蝕，僅餘半壁咭石牆仍屹立在那，同幾隻黃牛不經意的哞哞聲喚起我最深的回憶。面對這似是而非的景色，我不禁愕然！現下，我是應走進那棟透天厝問明前後果？還是該故作瀟灑狀，一去不回頭？我陷入天人交戰中，理智告訴我應當憤然衝進去問個清楚，是誰給他們這強占他人祖厝的權利？情緒上我卻又不想面對，反正早已一無所有，何不斷得乾脆？就在此時，那座銀白色的鐵門緩緩開啟，從中走出一人，那佝偻的模樣依稀有著阿爸的身影，一道熟悉的聲音傳來：瑋仔，汝返來矣！哪毋緊進來？我定睛一看，那人竟是厝叔！一見到他，我心裡彷彿有了答案！寒暄過後，我隨他進屋，叔叔倆在客廳就坐後，他才娓娓說起……原來，阿爸早在過世前就將老厝過戶給厝叔，並囑咐著不論改建與否，等我回來後，定要給我留個棲身之所……

聽到這，胸口的衣襟已被逕自滴落的熱淚給燙傷！想我一身罪孽，甚連阿爸走了亦未能給他送終，實乃大不孝也！然到頭來我卻仍是阿爸心頭上的罣礙，他……走得安心否？厝叔問我有何打算時，我愣了恍如一世般漫長，說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未來於我，彷彿一層層的紗，又像一股股的霧，讓我摸不著頭緒，更看不見方向！厝叔

見我如此，微笑說，剛回來嘛，不急！堂弟阿文現已是馬公市漁會的經理，憑我過去跑船的經驗，在岸上幫忙處理一些雜務應當難不倒我；而以堂弟的職務，要安排一個缺還是可行的事，只是，這一切端看我自己了！我沒立即答應他，只表明給我些時間好好想想！他點點頭，仍笑著說不急，只是他會先跟堂弟說明這事，以免屆時太突兀，不好安排等語。

當晚，我帶著尪叔一家人的祝福，在過火爐、艾草淨身與吃了一碗熱騰騰的豬腳麵線後劃下句點。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始終沒有睡意。索性起身倚窗而立，聽著呼嘯的風聲，與沙沙的浪濤聲，然心裡想的卻是尪叔說的那番話！投靠堂弟不是不可以，問題是這不同以往，且事關堂弟，我深深地問自己，我行嗎？萬一出了什麼問題，我又該怎麼對尪叔交待，輾轉間，又想到阿棋與大寶的前車之鑑，我實在不想重蹈以前的生活，服刑這段期間，已然讓我失去太多，讓我現今仍感到一陣後怕。我只會跑船，然阿爸留給我的船早在出事後，就被法院當成犯罪工具一併沒入了，況且有前科的我，真要找工作，有人肯用我嗎？最後，我想到藤井先生，面對種種困厄他都能從容走過、放下，進而選擇這片土地結束他浪人般的生涯，憑什麼我就不能？我推開窗戶，企望藉著刺骨的寒風吹醒我紊亂的思緒……

隔日，我同尪叔來到靈骨塔祭拜阿爸。在見到寶塔上那小小的黑白照片時，我已然淚涕橫流，悲慟不已！愧疚、悔恨、無奈等，種種情緒縈繞心頭。我曾無數次問自

